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二十三回 急色兒覆雨翻雲 痴婆子大驚小怪

話說小白菜那裡料得到錢寶生勾通了劉子和，起下不良之心，到家中來，以定做活計為由，暗用藏春散，趁小白菜到樓上去的時候，悄悄下在茶內。小白菜飲下肚去，寶生子和二人見了，都很歡喜。寶生知道這春藥下肚，停了一刻鐘模樣，使得藥性發作，自己在這裡不便，忙使個眼色給子和。子和在寶生家中，早得了寶生密計，如今見小白菜春藥下肚，寶生向自己使個顏色，心中會意，陡的呵嘯一聲，雙手捧了肚皮，不住的叫腹痛，把個小白菜嚇得一跳，忙問道：「劉少爺，作什麼呀？」子和呻吟著道：「不知怎的肚中絞痛非常，不要是什麼痧症吧，卻不是要的，如何是好呢？」寶生忙道：「待我診著脈如何？」小白菜知道寶生懂些醫理，不禁點頭道：「正是，錢先生懂得醫道，快診一診吧。倘直是癌症，那就不危險哩。」寶生也不言語，把著子和的脈息，子和卻呼痛不止。寶生診了一會，又看了看子和舌苔，搖頭道：「痧雖不是，卻也須快些吃藥方好。我身旁雖有一些丹藥，可是不濟事的，只可先止前痛。說著取出了一小瓶臥虎丹，倒了一些，給子和聞了又向小白菜道：「這樣吧，劉少爺在這裡坐一回，命三姑隨著我到店中去取藥，大少爺可好？」小白菜這時，春藥下肚，已有改變了常態，並不討厭子和，又加著若是真的急病，豈非糟，忙點頭道好，即高叫三姑道：「妹妹，快跟了錢先生去取藥。」三姑所得，卻搖頭道：「不去，不高興。」寶生見了，暗想三姑這人雖是傻子，對於賺錢，卻不傻的，只要有錢可賺，立即願意，便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你快些交些錢給三姑，有一味藥，卻得到外面去買，我店中可沒有的。」子和忙取了三塊錢，交給三姑，三姑見有洋錢去購東西，知道用不了三塊，內中定有錢可賺，不由得笑顏逐開。寶生知道三姑已肯走了，即立起身來，叫三姑道：「三姑，快隨我去取藥吧。」說著先自走出了客堂，三姑已跟了寶生同行。寶生帶了三姑，出了大門。小白菜見二人已去，一望子和，已不是方才一般的愁眉不展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劉少爺，腹痛怎樣了呢？」子和道：「聞了些藥，好一些了。嫂嫂，可有熟茶飲一杯，那便好了。」小白菜即斟了一杯，授給子和。子和接了，一面飲茶，一面瞧著小白菜面上。卻見小白菜的一雙剪水秋瞳，水汪汪地的明媚非常，面上已微微的飛起了兩朵桃花，分外的嬌艷可人。知道藥性已漸漸的發作起來，有意挑著道：「嫂嫂，真是抱歉得很，如今卻不痛了。方才嫂嫂取下來的活計呢？」小白菜忙授給子和，子和不住的稱好，笑道：「這般的針線，別說是鎮上沒有第二，便是城內省垣，怕也不見比得上的吧。」小白菜這時已被春藥迷住了本心，聽子和如此稱贊自己，覺得子和人既漂亮，說話又中聽，又有錢財，比了小大，真是天遠地隔，這人究是何等樣的人物，自己只知道他姓劉，定這許多的活計，是否是娶媳婦所用？想到這裡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劉少爺府上那裡？定活計可是娶親用嗎？」子和見小白菜這時滿面春風，遠不如方才的正言厲色，知道這藥有些功用，只是怕藥性未到，不敢造次，便笑著道：「我住在餘杭城內，籍貫是維揚，因隨父親上任，到餘杭縣。」小白菜聽得子和說是隨任到來。暗想餘杭知縣姓劉，難道他即是知縣的兒子嗎？便又問道：「劉少爺的老大爺，官居何職呢？」子和笑道：「餘杭七品縣令，便是家嚴。」小白菜暗道：「怪不得錢寶生喚他做大少爺，原來是知縣的兒子。」笑著道：「啊呀，不知大少爺是一位公子，多多有慢，這一回怎地定了許多的活計，可是要大喜了嗎？」子和忙點頭道：「再也不要說起，我被父母作主，娶過親了，卻是個母夜叉，所以我未曾一夜回到家中住宿。母親見了這般情形，便許我外面自己找一個，這一回的活計，卻不是娶親所用，小白菜聽得子和娶妻不和，不禁感動了自己身世，暗想如子和般的人物，偏娶一個母夜叉般的妻子，似自己這般花樣的容貌，卻嫁一個短命丁的丈夫，真算得天道不公，選化美人，不覺長吁了一口。子和見了，知道小白菜已感動身世，暗想不如把她的丈夫提上一提。可以使她越發的感動起來，便容易成就好事。想罷笑道：「嫂嫂，尚沒有請教尊姓？」小白菜道：「母家姓畢，夫家姓葛。」子和道：「我來了兩次。怎麼不見嫂嫂的先生呢？」小白菜聽得問起小大，忍不住又長長的嘆了一口道：「他不在家中。」子和笑道：「似嫂嫂般的相貌，先生定必也是個風流少年，不然，如何配得過嫂嫂呢？」小白菜忙搖頭道：「不要說起，真可算得同少爺同病相憐。他的相貌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鎮上誰不知道葛小大是個三尺短命丁呀。」說著雙目之中，微微流下淚來。

這時小白菜服下的藏春散藥性已是發作，把個小白菜鬧得坐立不寧，雙目如火，心癢難熬。子和見了，知道已是時候，即笑道：「嫂嫂，可有茶再賜我一杯。」小白菜斟了一杯茶，授給子和，子和借著接茶，伸手把小白菜的一支柔箋握住，小白菜這時，方寸已亂，絕不動怒，反微微一笑，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，了子和一下。子和見了，早把一顆心怦怦跳起，一剎那間，欲火上升。趁勢把小白菜一扯，小白菜的三寸金蓮，怎立得定，早倒向子和懷中。子和一把摟住，把茶杯放在桌上，柔聲道：「好嫂嫂，救我一救。」也不待小白菜回答，只聽得嘖嘖兩聲，小白菜只格格格的嬌笑，依在子和懷中，把眼珠兒注定子和，杏靨飛露，櫻口含春，這一股迷人光景，險些兒把子和的魂靈兒勾掉，軀殼兒化煙。子和一手抱定了小白菜的嬌軀，一手卻在下面四面亂摩，只摩得小白菜嬌滿微微，星眼惺忪。兩支似水紅般的小金蓮；在地上伸縮不住。一支玉筍般的纖手，勾定了子和頭頸，把一個桃腮，在于和面上摩擦個不停。子和那裡坐得定身軀，忍不住把小白菜頰上嚙了一口。小白菜又格格的一笑，子和再也忍耐不住，把小白菜抱起，立下椅來。走到床邊，把小白菜放在床上，一個身軀，直撲下去。小白菜呵嘯一聲，一個螻首，在床上滾了幾滾，口中只是嬌喘。子和連喘帶笑，把小白菜鬧得釵橫鬢亂，目閉口張，好一段膩人光景，是有半點鐘之久。一對秋水似的明目，漸漸地的閉將下來。子和這時，早忍不住喘聲大作。小白菜又是啞嘯一響，子和便接著長長的吁了一口，登時寂靜無聲。又停了一回，子和方結束起身。

正待向小白菜溫存幾句，誰知小白菜方才被藏春散亂了真性，如渴馬奔泉，口枯飲漿，任子和躁躡個爽快。這時渴意都解，百骸俱酥，已是藥性全消，春意皆失，猛的醒悟轉來。暗想，啊呀，我怎地這般的失魂喪魄，迷了意志，竟幹起這般事來，如何對得住小大？便是乃武勸自己的一番好意，都付諸流水。我平時怎樣的尚氣節，自乃武相勸之後，一心一意，做一個貞節婦女，從未起過一次邪心，動過一次欲念，不要說幹這喪恥寡廉的真實羞事，連淫邪言行，都未曾有過。倉前鎮上，誰不知道，今天怎樣這般的動起邪心來了，竟犯下這等羞恥之事，是什麼緣故？小白菜是個聰明絕頂的女子，暗暗想到方才形狀，自己的心志模糊，好似一刻不能等捱的光景，平時決不是這般情景，定是受了寶生同子和的鬼計，服下了什麼動心的春藥，因此不能自主，被子和欺侮，使自己見不得人。想到這裡，不禁把子和恨得牙癢癢地，恨不得將子和一刀兩斷，也不能出自己這段冤氣。子和又俯身下來，想來溫存，早咬緊牙關，嚙的一聲，把子和雙手一推，子和正是魂飛魄散、樂極情濃之時，那裡防到小白菜醒悟過來，這般的冤恨，狠命的一推，早立不住腳，踉踉蹌蹌的向後退出了五六步遠處，腳下一軟，跌下地去，鬧了個後坐兒，一個髻光，碰的一響，同泥地碰一個著，只跌得子和疼痛非凡，眼前金星亂冒，忍不住也叫起啞嘯來。

這一聲啞嘯，與方才小白菜叫的不大相同。子和跌得爬不起來，坐在地，一壁叫痛，一壁不覺呆呆地望著小白菜。只見小白菜一面哭泣，一面把衣服束好，坐起嬌軀，指著子和連哭帶罵道：「好，你這淫棍，串通了錢寶生，趁著我丈夫不在家中，欺侮我一個女子，壞人名節，你該當何罪？我與你到外面去，向鎮上眾人講上一講，我拼著性命不要，同你這淫棍拼掉了吧。」說著，哭泣不止，渾如一枝帶雨梨花，著水海棠，越發的嬌媚可愛。子和又是憐愛，又是驚慌。正欲求小白菜饒恕，想法平這風波，卻聽得外面一聲門響，三姑早在天井內叫道：「吃力為一塊洋錢不要賺的。」子和聽得，恐三姑進來，瞧破玄虛，不便穩當，忙向小白菜雙手亂搖，自己也忍住痛，慌忙立起身來，仍坐在方才坐的椅上，呆呆的望著小白菜，一言不發。小白菜聽是三姑回來，怕她知道，弄得聲名狼藉，忙停住悲聲，抹去眼淚，坐在床沿之上，滿面怒容，也不言語。三姑卻已走進客堂，手中托著一碗湯藥，舉得四平八穩，口中不住叫道：「肚裡痛的人吃藥。」原來三姑隨了錢寶生到愛仁堂藥店，寶生命三姑坐在店內，吩咐她安心等候自己配藥，把三姑手中的三塊錢取了兩塊，作為藥資，一塊錢卻算作三姑的賺頭。三姑知道有一塊錢賺，心中很是歡喜，便靜心坐在店內等候。過了約有三刻鐘光景，方見寶生捧出一碗藥來，命三姑托在手中，取回家去，路上不能洒翻。三姑信以為真，托在手中回

來，路上戰戰兢兢的，恐怕潑出，因此越發的走得慢了。直到這時候方走到家中，踏進客堂，卻不聽得子和喚腹痛，一看子和坐在椅上，已變了樣式，又露著驚慌顏色。小白菜坐在床上，滿面怒容，心中狐疑起來。即把藥放在桌上，向子和道：「對不起呀。」子和聽得這一句不對，好似焦雷轟頂，以為三姑或是瞧見，忙雙手亂搖道：「不要聲張。」小白菜見了，早羞得滿面飛紅。三姑越發知道二人定做下了不端之事。

可是三姑人雖傻呆，最是貪錢，暗想子和是個有錢的人，如今同小白菜勾搭上手，自己必能得些好處，倒也不甚動怒，笑嘻嘻地向子和道：「好的，我出去了你就不規矩，立起來，跪了聽審。」子和見三姑并不動怒，先心上放下了一塊石頭，如今聽得他要他跪了聽審，不禁既詫且笑，忙搖頭道：「你如今能審事情呢，除非是我爹爹可以問官司咧。」三姑道：「你的爺是誰呢？可以審官司。」子和笑道：「餘杭縣知縣，自然能審問人家。」三姑笑道：「呸，那是官衙，這裡是私衙，你是餘杭縣的少爺嗎？」子和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三姑道：「是知縣官的少爺，越發要跪了，別人跪你的爺，如今你跪我，我做大老爺。」子和聽得，忍不住撲哧一笑，暗想這傻子的主意倘不差。三姑見子和不跪，叫道：「跪不跪？不跪我叫起來了。」子和嚇得一跳，暗道：不要這傻子竟叫了起來，不便當的。忙笑道：「就跪，向誰跪呢？」三姑道：「向嫂嫂跪。」子和便向小白菜跪下。小白菜見了這般式樣，倒也愛將起來。三姑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要官休，還是私休？」子和道：「怎樣講呢？」三姑道：「官休，扯你去見官。私休，叫我一聲。」子和忙道：「私休私休，叫你什麼呢？」三姑道：「好聽些的。」子和想了一想道：「三小姐。」三姑道：「呸，不要你拍馬屁。」子和忙道：「三姑娘如何？」三姑笑道：「要親熱點。」子和想道：「要親熱，除非是三妹妹了。」三姑哈哈大笑道：「對了，好阿哥，你同嫂嫂睡覺，自然是阿哥了。」原來三姑一則知道子和有錢，二則又聽得是餘杭縣的兒子，覺得有這麼一個阿哥，總比了小大好些。小白菜見三姑做出這一大套滑稽把戲，心中很是奇怪，只呆呆地望著二人。只見三姑把子和一推道：「嫂嫂在那裡動氣，快去蘇氣。」子和巴不得這一聲，忙立了起來，走到小白菜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先陳述了一番相思之苦，又誓了個血淋淋的重誓，永不變心。小大的生活，同了小白菜、三姑等的吃用需要，都在自己身上。說著取出了四條金條，一百塊洋錢，雙手呈給小白菜。三姑見了，早一把接將過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